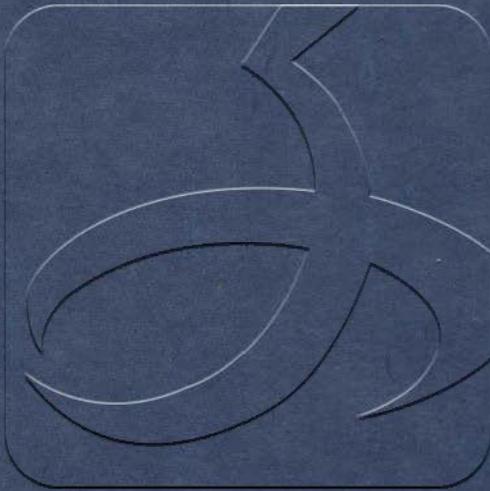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二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勅撰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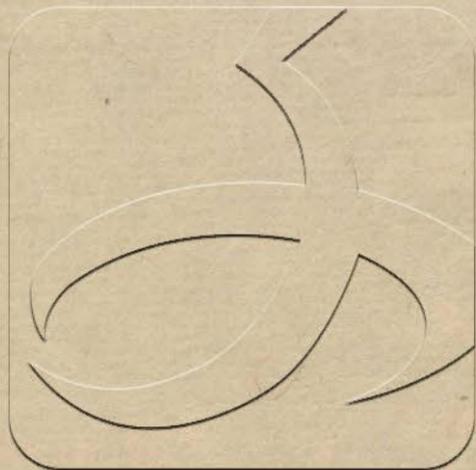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  
貢大犬

太保作旅獒

召公陳戒

因獒而

**疏**

西旅至旅獒  
名旅者遣獻其犬犬其名曰獒於是太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

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

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

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

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

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

言非一皆通道

西旅底貢厥獒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

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

訓諫

**疏**

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

西戎旅國致貢其犬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

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

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

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章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曰嗚呼明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

廢其職**分寶貝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

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

曰嗚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

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摠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

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  
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締紵供服也橘柚菁  
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  
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  
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  
用寶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  
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  
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  
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  
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  
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  
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  
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  
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  
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  
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  
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  
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  
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  
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  
敬何狎易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  
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則人盡其  
矣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志  
矣其勞則力盡矣

疏

人不至其力 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  
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  
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  
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  
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  
之事德盛者常自勸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  
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  
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  
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盡力則國家之事敗  
矣 傳言物至於德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  
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  
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 傳以虛  
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成卦象辭也人主  
以已為虛受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  
矣 傳以悅至盡矣 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去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  
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  
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  
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故別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  
言之 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德

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言皆以道為本故

君子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 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  
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  
以化俗生民 生不畜以

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不

有損害故**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邇人安**疏**不役至道

日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

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

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

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

去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

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

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

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

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

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

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

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

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

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

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

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前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傷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澤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託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嗚呼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

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

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

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何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疏嗚呼至世王正義曰所誠已終故歎以結矣疏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

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

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曰吳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况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亦宜其然矣商慕義**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來朝威德以**疏**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命巢云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

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 傳芮伯至巢云 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鄉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 金滕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

欲人開之 金滕 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

武王至金滕 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滕之匱遂作金滕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之書自納金滕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

略言之 傳為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韋弓之事云竹閉緘

滕毛傳云緘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

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錄之

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

藏此書也 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辭與珪告神之

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

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

其事故敘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

以為此篇

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

穆勸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勸下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

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為功

周公乃自以為功請命為已事

壇同墀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於中為三壇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植

辟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辟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

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

**疏**

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勸卜吉凶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為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墀墀內築壇為三壇同墀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辟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紂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悅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悅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勸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去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去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家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墀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墀內但其

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立壇上對三王也傳辭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辭禮天詩說禱旱云圭辭既卒是辭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辭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相圭知周公秉相圭又置以為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

史乃冊祝曰惟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

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

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汝允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

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辟

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

我乃屏辟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疏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其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

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

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

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

庭能布其德教以依助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

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  
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  
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  
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  
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  
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辭與珪歸  
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辭事神爾不許我使卜  
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辭之與珪言不得  
事神當藏珪辭也 傳史為至虐暴 正義曰告  
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  
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  
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  
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  
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  
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立云諱之者由  
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  
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  
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  
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太子至世教 正義曰  
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  
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女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  
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  
可代得也鄭立弟子趙商問立曰若武王未終疾  
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為  
立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  
獻歆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  
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

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  
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  
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  
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  
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  
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  
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  
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  
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  
同處言已足父祖所欲欲令講之於天也傳汝  
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  
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  
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  
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乃卜三龜一  
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乃卜三龜一

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

吉

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言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

差

疏

乃卜至乃瘳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也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

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以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  
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  
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  
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  
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  
為因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  
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  
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  
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  
君與大夫等摠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  
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  
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  
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  
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  
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  
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傳公視至  
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  
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  
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  
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  
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  
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  
文同故引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  
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  
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  
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

大五十一  
鄭玄

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 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

翼明釋文言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  
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

可示諸世人故藏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于金縢之匱耳

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

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

也稚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成王

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  
遂東征之二年

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  
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且誅

之意以遺王王猶未 疏 武王至誚公 正義曰周  
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  
天下太平史官羨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

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  
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

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  
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

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  
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

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之為羣則備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三

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

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

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

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

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

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

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

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  
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  
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敕其屬臣請勿奪  
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  
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孰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有風雷之異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  
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  
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

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

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本欲勸下吉凶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沖人弗及知言已幼童不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

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

郊以王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大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疏秋大

之德此已上大誥後武王喪并見之

熟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

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

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

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

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

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劓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

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

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

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

後

疏

秋大

至大

拔起而

木有偃

木所偃

盡起而

築之歲

則大熟

正義曰

皮弁象古

為質服

祭天尚質

故服以應

天也周禮

司服云王

盡起

木所偃

盡起而

築之歲

則大熟

正義曰

皮弁象古

為質服

祭天尚質

故服以應

天也周禮

司服云王

祭天尚質

故服以應

天也周禮

司服云王

祭天尚質

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傳二公至請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主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

籩豆是國家禮也 傳郊以至之是 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 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 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 傳未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尚書

卷九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將以誅叛者之義也

大誥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

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

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

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摠舉諸叛

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

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

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

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

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

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

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

周

義

蔡

武

王

既

崩

管

叔

蔡

商

淮

夷

叛

三

監

管

周

義

蔡

武

王

既

崩

管

叔

蔡

商

淮

夷

叛

三

監

管

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取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其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大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誥陳大道以誥天

**疏**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

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踈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

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王若曰猷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及

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

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幼冲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嗣無疆大歷服弗

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

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

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祗懼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予不敢

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

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

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至即命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

誥汝天下眾國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

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

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

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

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

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命者乎言

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

傳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  
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  
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  
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  
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  
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  
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誥云延長也洪  
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  
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  
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繼也  
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十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  
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  
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  
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  
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  
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  
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太平之功也言  
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  
至四國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  
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  
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  
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

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曰有大艱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諸故先云然

于西土西土又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

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民不康曰予復反

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今

春蠱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

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疏曰有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為

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

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

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尚書卷之五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  
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  
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  
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眾使知也 傳曰  
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  
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在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  
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  
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  
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  
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 傳言殷至復  
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  
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  
至也殷小至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  
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  
瑕 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  
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  
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  
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傳  
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  
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  
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  
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  
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傳大  
事至為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

習吉是言并吉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其休也與孔異矣

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

及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

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四言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緩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疏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

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二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

曰伐此四國爲難其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

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 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  
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躬君謂之為躬  
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躬  
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 傳汝眾  
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上吉之故將以諸國伐躬  
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  
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叙其情  
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  
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  
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  
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  
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  
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

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官邦君室者官室是行化之  
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卜 正義翼訓敬

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周道汝庶邦御事等  
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

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  
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

征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

哀哉 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予  
動天下使無妻无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我周家為天下役  
事遺我甚大投此

艱難於我身 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  
言不得已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言征四國於我童人  
不惟自憂而已乃欲

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

綏予曰無忘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汝眾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

**疏**

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

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

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

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

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

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

家為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

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

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

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邛

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大

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眾至之

助正義曰綏安也茲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

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

憂令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

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已予惟

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

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

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

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

王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數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

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爾知寧王若勤哉

特命父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

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

天闕罔罔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

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

天棐忱辭其考

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予曷其不干前

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

天亦

惟用勤罔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

已去

予曷敢不干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疏**

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眾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

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

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闕慎至太平正義曰闕慎釋詰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詰云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指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

重兵慎戰丁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且息

寧以勸民耳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若考作室既底

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乃不肯為堂基况肯構立屋

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厥父菑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又子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敬事

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肆子曷敢

不越印救寧王大命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

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

勸弗救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

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疏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

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

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

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况肯構架

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

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其此作

室治田之父乃是勸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  
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  
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  
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  
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  
惟自憂遂皆以印為惟但印之為惟非是正訓觀  
孔意亦以不印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獲乎正義  
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  
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  
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蓄言其始殺  
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  
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  
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  
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  
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  
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數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踏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為難之人謂三

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疏王曰嗚呼  
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  
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  
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  
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  
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  
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  
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  
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夫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  
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  
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  
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  
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  
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

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  
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  
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  
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爲難之人  
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爲周室至  
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爲叛逆之罪是變  
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  
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予永念曰天惟喪殷  
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若稽夫子易敢不終朕畝

稼稽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

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  
天終竟我壘畝乎言當滅殷  
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  
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  
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以

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  
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予永

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  
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

然我何敢不終我壘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  
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

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  
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

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  
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

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

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  
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

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  
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王至不從  
正義曰

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  
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

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  
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

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  
明不可不從也  
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

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祿父

命微子啓代

殷後

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

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史

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誅其身也

傳啓知至湯後

正義曰啓知紂

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

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

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

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

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

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

後使祀湯耳

###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

**疏**

微子之

不繼紂也

義曰今寫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罔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

子微子帝乙元子故惟稽古崇德象賢考惟

順道本而稱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之

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作賓于王家與國咸王之

休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嗚呼乃祖成

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功架

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疏王若曰猷

義曰王順道而言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

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

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

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

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  
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  
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  
也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  
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  
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  
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  
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億  
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  
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  
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勸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勸和用是封立汝於

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欽哉

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疏

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以一人大汝烈祖成湯

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世世享子德

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

有周無斁汝世世享德則使嗚呼往哉惟

東

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

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

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

壟而合

獻諸天子

拔而

王

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禾

亡

疏

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

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

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

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

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

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

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

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滕之先後也王啓金滕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

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滕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

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

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

周公既得命禾旅

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

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

**疏**

正義曰周公至嘉禾

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

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

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

下至下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

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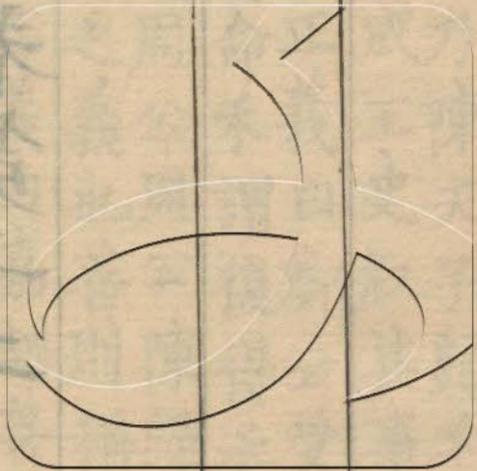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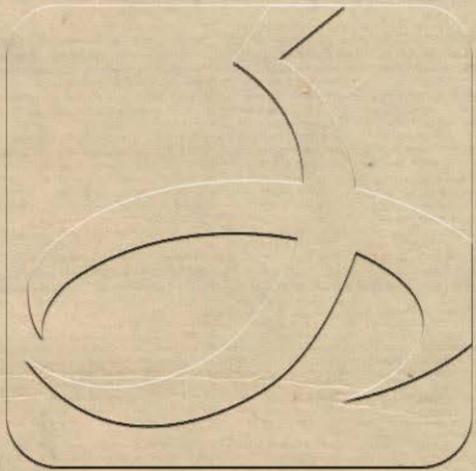
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上松女房守祿原憲實寄進

女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河津縣志卷之十一

此書係在... 河津縣志卷之十一



世十一

日

